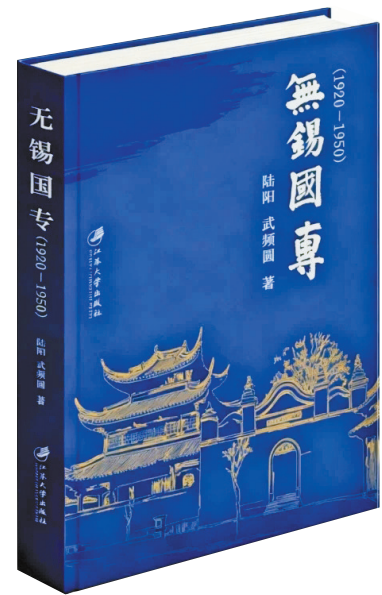


书海寻新



《无锡国专(1920—1950)》

陆阳、武频圆 著
江苏大学出版社

用30万字讲述无锡国专30年

□张 月

今年是近代著名教育家、国学大师，无锡国专创始人唐文治先生160周年诞辰，也是无锡国专创校105周年。今年9月，无锡市国专历史研究会会员陆阳、武频圆合著的《无锡国专（1920—1950）》由江苏大学出版社出版。这本书从“初创”讲起，以“重光”收尾，用6个篇章共计30多万字串起了无锡国专30年的办学历程。书的封面题签“无锡国专”，是著名版本目录学家、无锡国专毕业生沈燮元先生所题。沈老十分关心无锡国专研究工作，并在98岁高龄欣然担任无锡市国专历史研究会荣誉会长。“沈先生于2023年3月29日去世，两年多来，我们都很想念他，谨以这本书的出版，向先生致敬，向无锡国专致敬。”陆阳说。

无锡国专专修学校，简称无锡国专。在历史长河中，这所办学不过30年的学校，何以成为中国近现代教育史上的精神坐标？“无锡国专是唐文治先生主持的，以培养继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人才为主的专科学校，是中华国学界的骄傲，更是民族文化自信的代表，被誉为‘北有清华（国学研究院），南有国专’，是无锡作为江南文脉承载地的一个重要传承范例。”无锡市国专历史研究会会长严克勤表示，唐文治主持国专办学30年，以强烈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自信立校，自觉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艰难之境

下，为中华民族培养了逾千名国学人才，在近现代中国文化史、教育史、学术史上具有独特的历史地位。

“1920年冬，刚辞去交通部上海工业专门学校校长职务回到无锡寓所不久的唐文治，再度‘出山’了。那时，天寒地冻，草木萧条。无锡国专专修学校这一中国教育史上的‘奇迹’，在唐文治、施肇曾和陆勤之三个人看似‘简单’的谋划下，开始‘生根发芽’。”《无锡国专（1920—1950）》的开篇颇具故事性。而无锡国专存在的30年也充满了故事性：学校名师云集，钱基博、冯振、陈衍、朱东润、饶宗颐等一批国学大家曾在该校任教；学生成才率极高，国内高校文史专业名师中，不乏无锡国专学子，如王遽常、唐兰、吴其昌、蒋天枢、钱钟联、冯其庸等；校风严谨，弦歌不辍，无锡国专师生在艰苦的岁月中，排除万难坚持办学……

国专专修馆何以选址无锡这一江南水乡城市？陆阳和武频圆在撰写《无锡国专（1920—1950）》的过程中进行了总结。崇文重教的优良传统在无锡绵延流传，蔚然成风，并且这里工商业十分发达。1911年，无锡、金匮两县先后共办学堂120余所，多由地方实业家出资创办，无锡在新式教育上开一时风气，同样，无锡的经学教育也颇为昌盛，经学传播广泛，特别是东林讲学的影响

力。“这些对于退职后以‘讲学家居’一展平生之志的唐文治来说，是具有极大吸引力的。”陆阳表示，事实上，无锡国专在办学过程中，时时以东林书院为参考样本和追慕对象。在唐文治亲作的《无锡国专专修馆学规》中，开篇就提及《东林会约》，要求学生“检束身心，砥砺品行”。

一直以来，无锡地方学人对无锡国专的研究保持着热度：刘桂秋的《无锡国专编年事辑》，陆阳的《无锡国专》，由梁溪区档案史志馆、无锡市国专历史研究会共同编撰的《振起国学录——无锡国专图文史料（1920—1950）》……无锡市国专历史研究会副会长武频圆也致力于无锡国专史料的发掘和整理。10年来，他6次重走“无锡国专西迁路”，针对无锡国专在北流地区的几处校址和迁徙过程中途经的地点做了田野调查。他还多方联系，录制了无锡国专师生的口述资料。陆阳和武频圆整合梳理最新资料，最终完成了《无锡国专（1920—1950）》，为读者完整再现无锡国专的办学历史。

让历史可读，让人物可亲，让精神可传。“研究无锡国专，不是要‘照着做’，而是要‘向后看’，然后再扎扎实实地‘向前进’，传承和接力无锡文脉，更加着力地培育起这座城市鲜明独特而不可复制的人文优势。”严克勤说。

于无人山水中见“洁癖”

——观倪瓒《渔庄秋霁图》

□吴仁山、吴建东

倪瓒是我们崇敬的古代乡贤之一，他的画作洁净、空灵、雅致，只有以深邃的目光才能读懂其中的意蕴。我们特别喜欢他的《渔庄秋霁图》，这幅画与他的其他多幅山水名作一样，可谓简练到找不见人，但让人更能充分感受他的“洁癖”。这与他“平淡”“孤寂”的画风一样，其实象征了一种高尚的人生境界。

倪瓒家境殷实，自幼饱览经史，工诗文、善书画，熟谙音律。他性情孤高，一生不愿做官。1328年，倪瓒兄长去世，由他继承了丰厚家产和大量藏书，于是，他建起一座藏书楼，既收藏珍贵的典籍和字画，又作为自己挥毫泼墨之所，不断地推出佳作。

在40岁之前，倪瓒一直过着富裕而风雅的名士生活。元朝末期，农民起义风起云涌，为避战乱，他变卖田产、疏散家财，因此，后半生的20多年中，或弃家隐遁于太湖，以舟为家，随水漂泊；或登岸悠游，栖居在常州、湖州、嘉兴等地的田舍和佛寺，但仍勤于书画，以此寄托情怀。

《渔庄秋霁图》乃倪瓒55岁时所作。此时，他已拥有丰富的人生阅历和非常娴熟的艺术表现手法。画面采用典型的“一河两岸”三段式构图：近景中，一片浮水的坡陀上，五六株杂树屹立其间，显得高洁淡然、清朗开阔；中景中，湖水迂回荡漾、空明澄净；远景中，则有几层矮坡，起伏有致，淡墨轻烟。纵观此画，没有一丝人迹，想必是倪瓒不愿意让人介入山水之中，干扰自己心中那个纯净、和谐、自足的自然世界。整幅画静与道契、寂如枯禅，但意境荒疏简远，韵味悠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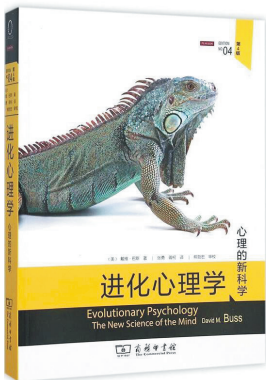
他的另一名作《容膝斋图》与这幅画有着异曲同工之妙：画中有一处草庐，但那草庐也是空的。当别人问他“为何画中无一人”，倪瓒回答：“天下无人也！”其清高孤冷，可见一斑。

倪瓒曾在给一位好友的信中说：“群山相缪，空翠入户。庭桂盛发，清风递香。衡门昼闭，径无来迹。尘喧之念净尽，如在世外。人间纷纷如絮，旷然不与耳目接。”由此可见，他的画吸取了与其同时代的大画家黄公望的“平淡笔法”，让人想到他的内心是那么宁静，好似山中烟岚，在无风之时，就那么静静地泊在山林之上，纹丝不动，引人遐思。这也恰好契合了他的别号——云林。绘这些画时，倪瓒下笔用侧锋淡墨，不带任何神经质的紧张或冲动，笔触也非常柔和敏锐，看似轻描淡写，但山水造型反而别有趣味。

后经明清以降诸多行家认证，倪瓒《渔庄秋霁图》的创作风格，也颇有五代南唐画家、南派山水画开山鼻祖董源所开创的“平淡天真”画风的韵味：常用细长圆润的笔触表现山石纹理，模拟江南丘陵的柔和地貌；通过淡墨晕染增强画面层次感，表现江南云雾湿润的意境。倪瓒所画的山水之中，坡石多呈横势方向，石上横施披麻、皴法清逸；树木多作枯树，以枯笔擦之，墨色浓淡和干湿千变万化，显得滋润浑厚。

此外，自魏晋以来，我国艺术深受老庄、释家思想的熏陶，形成了“虚静”之美，这也是艺术的一种“鲜活之魂”。倪瓒自然也不例外。庄子曰：“静而与阴同德，动而与阳共波。”静默为禅，空灵如水，揭示了中国文人特有的心灵空间。禅宗视自然界万物为幻象，释家却在空山落叶的寂寞中打禅入静。这种心境在滚滚红尘中嵌入艺术的心灵石壁，显得自然、安详与静谧。宋代画家、米芾的长子米友仁曾深有感触地说：“每静室僧趺，忘怀万虑，与碧虚寥廓同其流荡。”新儒家学派大家徐复观在《中国艺术精神》中云：“山川是未受人间污染，而其形象深远巍峨，易于引发人的想象力，也易于安放人的想象力的，所以最适合于由庄学而来之灵、之道的移出。于是山水所发现的趣灵、媚道，远较之在具体的人的身上所发现出的神，具有更大的深度广度，使人的精神在此可以得到安息之所。”《渔庄秋霁图》无疑具有这些特质。

《渔庄秋霁图》本来就是一幅“无人山水”，空旷得让人觉得自然本来就是如此寂寥而厚重。出于对人间权力的藐视，倪瓒的笔触才会如此“洁癖”“平淡”“孤寂”。他不希望原生态的山水被人过多打扰和污染，于是他用笔墨缔造了这一精神上的山水帝国，这个只属于他自己的美好世界。



《进化心理学》

戴维·巴斯 著
商务印书馆

进化心理学是一门革命性的新科学，它提供了一个有趣而独特的视角来观察人类的心理和行为，是现代心理学和进化生物学在理论上的真正融合。本书是进化心理学领域的标杆之作。作者的写作风格清晰简洁、逻辑严密、引人入胜，即便是普通读者也可以将书中学到的相关知识应用于理解自身和他人的生活。

涧边幽草兀自芳

——评《陶润生文集》

□符志刚

我与陶润生先生的交集始于10年前。因工作关系，我常与无锡文艺界人士往来，彼时陶先生身兼无锡市书法家协会副主席、无锡锡剧发展促进会会长、锡山区书协主席等职，故常在书画交流展等场合相遇，其书法作品所呈现的俊朗飘逸的二王风格，给我留下深刻印象。

约一年前，我主编的文学公众号惠山文心、惠山旅游文学陆续收到署名“幽草”的来稿。文章篇幅虽不长，然主题鲜明、贴近生活、语言清新、文字功底扎实，遂连续刊发数篇，读者反响颇佳。后经编辑王老师告知，“幽草”即陶润生先生。我脑海里立时浮现出唐代诗人韦应物《滁州西涧》名句：“独怜幽草涧边生，上有黄鹂深树鸣。”润生、幽草，名如其人，诗意盎然。这位出身草根的企业家，确是一位饱读诗书、性情儒雅、多才多艺的儒商。

在不久前的一次文化雅集上，陶先生携两卷厚重的《陶润生文集》相赠。全书700余页，收录文章360余篇，60万余言。他谦逊言道，近10年来坚持每日清晨4时半起身，伏案一至二小时，创作千字短文，从未间

断，今集腋成裘，精选结集，望我斧正。惊叹之余，我将这两册沉甸甸的文集请回书斋，认真拜读，形成如下浅见：

《陶润生文集》全面展现了作者作为书法家、散文家、诗人和评论家的多元才华，是一部融个人情感、艺术审美与社会责任感于一体的综合性作品。在思想上坚持对中华民族传统价值观进行现代阐释，在主题上实现记忆、艺术与社会的有机融合，在语言上以书法美学为底色营造古今交织的独特韵味，在体例上兼容散文、诗歌、评论等多类文体，展现出作者宽阔的创作视野。

根植乡土、兼容并蓄的文化自觉。陶润生的文字始终围绕“根”“情”“义”展开。作为知名书法家，他深谙书法背后的哲学与伦理，常于散文中以“道”“德”“仁”为脉络，呼应中华传统价值。文集中多篇回忆录，如《回忆当年高考》，以个人成长折射时代变迁，展现了改革开放初期普通家庭子女的奋斗精神，既为时代存真，亦是对勤学自强与家国情怀的礼赞。此外，他在对《道德经》书法作品的阐释中，将老子“无为而治”的哲思

转化为当代生活指南，体现了对传统思想的现代转化能力。这种以乡土情怀为根基、兼容并蓄的思想取向，使文集在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同时，亦回应了当代社会对精神价值的需求。

记忆、艺术、社会的三重视角。文集结构呈现“记忆—艺术—社会”三层递进。记忆层面以自传体散文为主，记录了从农村公社到城市高校的跨越，展现个人与时代的交织；艺术层面聚焦书法、戏剧、文艺评论等创作实践，尤其对《道德经》及行草小品的阐释，彰显其对书法美学的独到见解；社会层面则通过对无锡书坛、锡剧发展等公共文化事务的观察，探讨艺术与社会治理、文化传承的关系。这种多维主题布局，使文集兼具个人情感的细腻与公共文化的宏阔。

古今交融、笔墨生辉的语言风格。陶润生的文字兼具古典凝练与现代流畅。受书法审美熏陶，其散文常以“笔”“墨”“章”为喻，句式紧凑，意象鲜明，读来如观行草佳作。如在《回忆当年高考》中，以“笔锋划过岁月的痕迹”形容记忆流逝，既形象又富韵律。

“书生长官”永昊兄

——读《人在旅途》有感

□陈尧明

认识永昊兄已有30多年了。今年6月，他给我寄来了他的散文集《人在旅途》。我认真地读了一遍，一个待人热情、礼贤下士、文笔优美的“书生长官”形象便展现在我面前。

《人在旅途》共分4个部分：生命之旅、文化之旅、文学之旅、书情之旅。

“生命之旅”主要讲述他经历过的人和事，以及一些人生感悟。如《藤思》一文中写，起先是厌恶藤的攀附，故不屑一顾，后将其作为下山的扶手，认识有了变化：“有攀附高树而上却又缠死高树的藤，也有牵拉悬崖间斜出的绿树不使之颠倒的藤；有绊倒行人走马的藤，也有供人攀缘石壁飞越山谷的藤；有味美却含毒的藤，也有辛苦而能入药的藤……”并从藤想到了看人，不能一叶障目而不见泰山。由于文字的优美性和举例的鲜活性、见解的独到性，这篇文章在《人民日报》发表后，又先后入选上海九年制义务教育九年级第二学期课本《语文》（上海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二版）和高校写作教材。

“文化之旅”中比较多的散文是永昊兄在担任《湖州日报》总编和湖州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期间，利用业余时间撰写的，反映了他对湖州这片故土的深深眷恋和难以割舍之情。他在《人在湖州说茶酒》中讲道：“让湖州人自豪的是，中国——当然也是世界，第一部《茶经》和第一部《酒经》都诞生在湖州。”并引用宋末元初文学家戴表元的诗来赞美湖州：“山从天目成群出，水傍太湖分港流。行遍江南清丽地，人生只合住湖州。”

在《湖州人文名胜之奇》中，讲到湖州有五奇：“一奇者，莫干山；二奇者，飞英塔；三奇者，铁佛寺；四奇者，为趣园；五奇者，为义家。”尤其是对莫干山的描绘如神来之笔，栩栩如生。莫干山是著名的清凉世界、翠绿仙境、避暑胜地。山中多云雾，夏日清晨变化最多，有时旭日浮动，红霞绿浪，交相辉映；有时大雾弥漫，万物顿失，恍若仙境；有时雨过天晴，云海蒸腾，山色空灵。“山中一夜雨，树杪百重泉。叮叮咚咚，潺潺淙淙，如古筝轻弹，玉女放歌。汇集处便顺涧流淌，逢绝壁而成瀑布，奔腾倾泻，观之听之，惊心动魄。”这种仙境般的描述、天堂般的佳境，十分引人入胜。

“文学之旅”中所展示的10篇文章，集中体现了作者担任大学中文教师期间，对一些著名文学作品的研究成果，文学性、思想性和理论性兼备，既通俗易懂，又思想深邃，当时都先后发表在学院的学术刊物上，可见永昊兄是一位具有刻苦钻研精神、独到见解的人。尤其是他写的《〈西洲曲〉之谜》，对于这首被称为南朝文学研究中的“哥德巴赫猜想”的乐府民歌，永昊兄从诗内在的逻辑层次和情绪发展线索进行了解读，认为诗本身写得情真意挚、摇曳生姿，就连留给读者的余韵也是那样悠长深远。

“书情之旅”中所辑录的十几篇文章都是作者作为既是地方上思想文化领域的领导者，又是具有较强学术水平的文化学者，为文化作者所作的序，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他的亲和力和影响力。他在序言中比喻某作家是“安吉毛竹一样的人，虚心有节、朴实耿直、喜光向上”，这句话与永昊兄也很

对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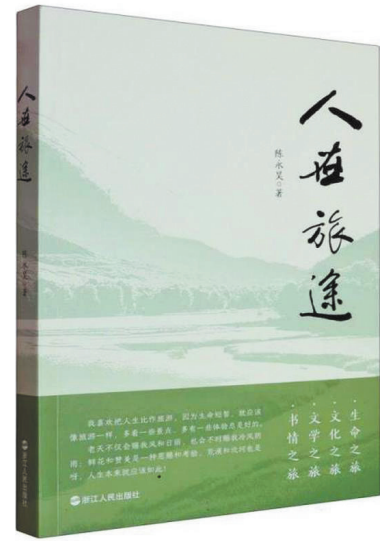
苏州名士陆文夫是永昊兄的忘年交，他在为《人在旅途》写的序言中讲道：“人在逆境中可以奋起，也可以沉沦，决定的因素是信心。信心一旦确立，那生命就像山间的竹笋，能够顶翻巨石，能够在夹缝中求得生存，顽强地聚积着力量。一有机会便向外延伸。”他认为永昊兄就是这样的人。

崔建明曾是永昊兄在篮球场上的球友，后来成为他人生旅途中结伴同行时间最长的挚友。崔建明在序言中写道：“他的父亲是中国典型的追求思想自由、潜心理学造诣的老一代知识分子，一生向往‘洽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的精神世界。老人热爱中国传统文化，志趣高雅，学问精深，堂底甚广，一生布衣粗食，淡泊明志，性格则十分达观，诙谐成趣，舌灿莲花……在永昊兄的身上能看到他的影子。”“孔子极赞贤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这样的人，我觉得永昊就是。”

曾得过茅盾文学奖的王旭烽女士评价陈永昊时说，他即使当了部长，说话有时依旧腼腆，时不时要脸红的。偶见之，依然不改温文尔雅气质，玉面长身，绰约潇洒，朴实诚恳，断无官气。这样一种气质，著这样一种文化书，实在是相得益彰。故，吾人赠其一雅号，为“书生长官”。

以“书生长官”形容永昊兄，十分贴切，因为他扎实的才学，因为他谦和的为人，因为他温润如玉的气质，因为他重情重义的本性，他骨子里的东西永远不变。他常喜撰写“春风”两字，和他交流就是如沐春风。

拾光书架



《人在旅途》

陈永昊 著
浙江人民出版社